



主持人

记者 王伟 整理

讲述人

杨亚珍

慈溪市庵东镇中心小学
(前湾新区)
宁波市名班主任



一路成长 一路歌

1998年8月24日，我18周岁，踏上教师之路。

酷暑难耐，我骑着自行车，耳边是母亲朴素的叮咛：做个好老师。路不好骑，一会儿石子路，一会儿羊肠小道，骑了近一个小时，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学校——庵东镇西二小学。尴尬的是，上班第一天，我就中暑了，上吐下泻。好在学校同事质朴而又温暖，治愈了我所有的郁闷和不安。

因为路远，只能住校。我的宿舍其实是个图书室，前半间放图书，后半间就是我的宿舍了。夜深人静，偌大的校园黑漆漆的，经常只有我一个人。渐渐地，我习惯了恬静的校园生活。晚上，我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备课，偶尔到教室里演练；白天，我和学生一起度过，担任100多个一年级孩子的语文老师兼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。回想起来，这份纯粹、宁静的工作，是多么难得。

A 呵护新老教师的教学自信，比教学本身更重要

学校给我安排的师傅姓田，但田老师民办教师出身，不好意思让我听课。同学的师傅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丁老师，我十分羡慕。丁老师说她的课随时可以去听，我厚着脸皮蹭了不少课，慢慢学到了课堂教学的不少窍门。

学校每举行听课磨课活动，我必定到场。每一个上课的老师都是我的师傅，每一位评课老师也是我的师傅。我如海绵一样吸收着他们的精华，感受着初为人师的喜悦。怎么样的课是好课呢？我不是很清楚。学校教导处订了一份杂志《小学语文教师》，我经常借来仔细阅读。

教学第一周，学校领导来听课。我上的是拼音课“b、p”。上完课，大家给予了热情的表扬和鼓励，也指出了不少的问题。其中最大的错误是，居然把拼音卡片倒着拿了而不自知。

不久，教学生涯的当头一棒来了！期中考试成绩下来了。我带的两个班语文成绩惨不忍睹，平均分都只有80多分。我既难过又沮丧，独自在办公室里掉泪。当时的校长沈烈炯老师，特地到办公室找我谈心。他肯定了我的优点，帮我分析了农村孩子的特点，鼓励我这样的教学方向没错，假以时日，学生成绩一定不会

差。他的话就像熨斗一下，熨平了我皱巴巴的心。

于是，我继续努力地教。期末总结时，沈校长在大会上表扬我，说我带的两个班的成绩居然超过了镇上所有的一年级。听到表扬的那一刻，我的心里暖暖的，一种叫教学自信的东西开始生根发芽了。

从此，我明白适时的鼓励对一个新教师是多么重要，呵护新教师的教学自信，比教学本身更重要。以后我也努力寻找年轻老师的闪光点，帮助他们建立教学自信。

B 教学不是越复杂越好，要用儿童能听懂的语言

初到学校，表面上看，我没有分到一个很给力的师傅，其实我收获了一群师傅。

学校每周都会举行公开课活动，沈校长要求大家要有独立的思想，既要看到课堂的闪光点，也要用批判的眼光来听课，更要说说解决的办法。于是，每一次听课，大家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形成了和谐而富有成长力的教研氛围。我收获了教师最重要的独立思考的品质。

有一次，学校派我去外校听课评课。我用沈校长教的那一套评课，引起了轰动：有人认为这小姑娘评课有板有眼，有一手；有人觉得我言辞犀利，风头太盛。这时，我才知道这样的评课方式也是需要土壤的。一个老师，能在“真评课”的氛围中成长，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？

怎么样做一个好班主任呢？我教二年级时，许文英老师和我搭班。她不大声斥责学生，很少罚站，话不多，学生不怕

她，但敬她，学生肉眼可见地变得懂事起来。我意识到这就是方法。我带着敬重之情观察着，模仿着，悟到了许多做班主任的窍门。

不久，我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——方蓉飞老师。

那一次，校长请了慈溪市的教研员来听课，其中一个方老师。评完课，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：我想拥有一个真正的师傅。鬼使神差地，我给方老师写了信。工作第5年，我有幸代表庵东镇参加慈溪市的教坛新秀评比，评比是全封闭的，我抽到的课题是《大象博士请助手》，没有任何外援，居然获得了三等奖。当时慈溪市教坛新秀的名额只有6个，对一个偏远农村学校的老师来说，这是很不错的成绩了。或许是学校早先的推荐，或许是我那封冒失的书信，或许是那两堂有点情怀的课，我这个来自农村

的小老师真的成了方老师的徒弟。她开始带我参加市级活动，我也跟着团队，慢慢浸润在教研中。

我的第一堂市级公开课《玲玲的画》就是方老师手把手教的。我拿着教案请教方老师，方老师一句一句帮我理下来，她没有让我另起炉灶，而是顺着我的思路在关键处“画龙点睛”，设计就顺畅了。课上完后，我收获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我尝到了好课的滋味。那样的课真实、扎实，富有情趣，师生积极参与，互动自然，是一种水乳交融的感觉。我明白了教学不是越复杂越好，而是要用儿童能听懂的语言潜移默化地进行，这就是“大道至简”。我明白了磨课的最高境界是顺教而导。

磨课、教研、参与课题、在各类活动中拓宽视野，有了师傅的引领，我的成长之路进入了快车道。

C 追根溯源、锲而不舍，这种“傻气”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

我是个爱折腾爱思考的老师。学习卖油翁的熟能生巧时，我拜托母亲帮我找一个葫芦，只为了给演示。上《燕子》一课，我的画画水平不怎么样，可是我想让学生感悟燕子的外形，于是，我提前一天用铅笔在黑板上打好底，第二天课堂上，一只活灵活现的小燕子呼之欲出。上《田忌赛马》时，我让学生准备纸马，在课堂上不断演练，学生学得兴趣盎然……

调到镇小后不久，我的教学理念受到了冲击。

之前，我设计的教学基本上是线型的，由教师主导，学生亦步亦趋地跟着。

有一次听课，我听到学校的骨干老师在议论课堂不够以生为本，我却不能产生共鸣。我产生了一个疑问：怎么样的课堂是以生为本呢？后来同事上了一堂典型的以生为本的课堂，课堂抓住一个主问题，引领学生层层深入，不断细化，最终回归主问题。课堂很干净，学生的思考有深度。我又产生了一个疑问：这两种设计殊途同归，为什么大家更认同第二种呢？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在琢磨这个问题。

有一天，我看着树上的枝丫，似乎有点想明白了：教无定法。教学犹如爬树，可以有多种路径。但无论是哪种设计，不能让学生只见到一根枝丫。有时，我们需

要让学生看到整棵树，再引领学生一个枝丫一个枝丫地欣赏；有时，我们只把学生带到树的主干下，让学生循着树生长的姿态去探索，去前进。生本，就是给学生思考的空间。生本，就是学生始终有自己的思考主线。我不知道这种想法经不经得起推敲，但我用这种想法去磨课时，课堂果然灵动了很多。

之后，我还是不断地遇到问题，有的是自己课堂上的困惑，有的是带徒弟磨课时引发的争议，有的是遇到难管理的学生产生的无助，我总有种追根溯源、锲而不舍的傻气，这种傻气确实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。

成长
之思

成为名师之后，有一段时间我很惶恐。我总觉得名师的头衔给人特别大的压力。我既怕自己沉沦在名师的光环里找不着北，又怕自己不够优秀担不起名师的称号。我把这样的惶恐化为动力，继续追逐教育梦：跟着师傅做课题，向身边优秀的骨干、名师学习，一路成长一路歌。

